

一些无用的事情

平利 王仁菊

涕的男生……他点点头，然后很决然地说：“你这书没收了，我还你的这本更有意思，你要就拿走，不要算了。”我心里暗骂他是说话不算话的小人，但毫无办法，愤愤地带着那本《射雕英雄传》回了家。

此后几年，这本《射雕英雄传》一直被我藏在各种地方，连最好的同学都不知道我有这么一本书。比起前者，少年的心好像更容易被绿林好汉打动。

初中的时候，语文老师是个博学的人，有一点文人的浪漫不羁，常好发点思古之幽情，最是崇敬路遥，路遥去世那年，写了一首短诗《哭路遥》在教室诵给我们听，内容早已忘却，那悲怆的腔调至今记得。他总鼓励我们多读课外书。他的宿舍有个小书柜，里面有一些藏书，还订了一份《语文报》，据说那是全校独一份的私人报刊。我因语文成绩还行，被特许可以借阅，一次一本，限时归还，归还时汇报阅读感悟。断断续续读过《平凡的世界》《雷雨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，《语文报》是期期不落读过的，这是借书的附加条件之一。

中学课外作业少，周末回家多是帮大人干农活，读书只能在太阳很毒的晌午或饭后无事的晚上，只是点灯熬油有些费钱，大人看到卧室的灯总也不熄，便常感叹：看那些闲书有啥用？不顶吃，不顶喝的！问得多了，我也常想：看了有什么用呢？有时候，觉得书里的人和故事离我好近，又好远，看的书越多，人倒越木讷了。好像真是没什么用，但又总抑制不住想看的心思。

距离我家几里外的后山，是个极大的茶山，原属集体所有，后来划分给附近村民，因山高路远无人管护，基本算是野生状态。那是个一年四季都热闹非凡的地方。春天，附近村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采茶，小媳妇、大姑娘们把个茶山点缀得花红柳绿。其它季节，茶山就是个天然放牧场。放牛羊算是

顶清闲的活儿，一般都是老人或孩子的差事，这些老老小小把牛羊往茶山上赶，牛羊们自行结队四散啃食，他们就扎堆摆古今，唱山歌，打扑克，抓石子……天热时躲在树荫下，天冷时围着柴火堆。经年累月，山顶开阔处被踩出好大一片平地来，高低不一的石条石墩随处可见，俨然一处露天茶座。

茶山脚下有个女孩叫缨子，缨子出生时，家里啥吃食没有，只一篮萝卜缨子，她娘就给她起了这乳名。缨子同我一般大，家里不允上学，便日日在茶山放牛，十五岁那年与一起放牛的男娃私奔了。男娃十六岁，家住山那边，山歌唱得极其嘹亮。我暑假在茶山上见过他几次，嬉皮笑脸的，爱席地唱歌，一头乱发，跑起来比兔子还快，常拿衣袖揩鼻涕。有一次，母亲又叹息着看闲书糟蹋灯油时，我回她说：“要是不看闲书，没准儿我也和放牛娃跑了。”母亲便骂我胡说八道，不知羞。但我说的确是心里话。

儿子小的时候，跟着他一起阅读，从童话开始，读了很多动物小说，植物读本，历史典故，才明白花木最是通晓物竞天择，聪明的兽类还懂得兵法，古人的智慧常令今人叹为观止，越发自觉知识的短缺和眼界的狭隘，对读书也更多了一份执着，只是日子琐碎忙碌，不曾真正有章法地读过书。

仍能不时听到谈闲书无用的论调，只是我，早已不再为此疑惑了。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”“你的气质里，藏着你走过的路，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”，前者为画骨之言，后者是完美注脚。在我们漫长而短暂的生命中，给自己一点浅淡闲书的时光，保持精神的旅行和灵魂的对白，旅途中的闲适和欢愉可使人内心不荒芜，亦可使人于无色处见繁花。

事实上，大部分有用之事，都藏在无用之中。无用之用，或为大用。

琴音里的城

市直 魏田田

仲夏的一天，上钢琴课回来的女儿阳阳递给我两张票，说要我晚上去听钢琴学校举办的钢琴音乐会。说实话，刚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我有点蒙。多年京漂，我听过中央交响乐团的钢琴音乐会，也数次去国家大剧院听过不同级别的钢琴音乐会，还真没想到安康这样的五线城市能举办钢琴音乐会。再看微信通知，在音乐会上演奏的，除了钢琴学校刚刚举办的大赛选拔出的选手，还有一位大师级人物——现任教于西安音乐学院的黄南淞老师，获美青年钢琴家、钢琴演奏及钢琴教学法双音乐艺术博士，在国内外各类钢琴大赛上获奖拿到手软。当然，女儿是钢琴学校的学生，即便没有著名钢琴家现场演奏，也是必须要去的。因为一直是奶奶带女儿上琴课，我并不知道钢琴学校有多大的规模，去后才知道，参加今天比赛的高手有一百多位。据说，全城这样的钢琴学校有好几所，大大小小的孩童遍布城市各个角落。这着实让我震惊。

主持音乐会的雷音老师是我的学弟，当年初学钢琴时，我们受教于同一位老师。他走了专业的路，是首都音乐学院的高才生，而今站在舞台上，风度翩翩、气宇轩昂，一看就是业界大咖。在音乐会上表演的都是钢琴大赛里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，小的只有六岁，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，其中几位选手的演奏水准还真不低。有位女选手演奏的《浏阳河》，运用大量的三十二分音符，逼真地模仿浏阳河的流水声，抒发对热爱祖国山河的大爱情怀，其流畅优美简直可以和专业钢琴家媲美。黄南淞老师的演奏将音乐会推向高潮——热情奔放，活力四射，其精湛的演奏技艺，从容大气的演奏风格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，听者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，大有飘飘欲仙之感。我想起主持人的话：黄南淞先生是世界级音乐大师，他在那里，世界就在那里。这一刻，在黄先生激越的钢琴曲里，我感觉小城安康和世界接轨了；这一刻，在台下数百位小琴童急切自信的眼神里，我感觉小城安康的未来和世界接轨了。

我的神情有些恍惚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？我的城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浸润在琴音里的？

遥想20世纪80年代末我学钢琴那会儿，全城的钢琴不超过十位数，它们神秘地摆放在歌剧院、文化馆的琴房里，普通人很难见到。而我，就是某一天路过歌剧院时被钢琴声所吸引，萌生了学钢琴的念头。当我给父母亲提出自己的愿望时，母亲的回答是：儿子呀，你可给爸妈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呀。而后，历经千难万难，买了钢琴，我的父母成了小城第一批琴童的家长。那时，全城就一位钢琴老师，还是业余的。每逢周末，争抢老师成为一大难题，记得父母亲从那天晚上就开始盘算几点起床能第一个接到老师。而上课也不能专心，往往刚讲不到几分钟，外边就有人敲门询问何时下课？为解决这个难题，凡周末、假期，父母干脆把我送到西安音乐学院拜师学琴。那时还没有双休日，父母忙上班不能陪我，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往返西安，而安康到西安需乘坐17个小时火车，硬座，周围没有一个熟人，不满八岁的我，是怎样度过火车上那漫漫长夜？最恐怖的是寒假学琴，平时喧闹的音乐学院突然沉寂，只剩小小的我独自在冷冰冰的琴房里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琴技，每天至少练习八个小时，除了中午吃饭绝不会离开琴房半步，即便是大年三十也毫不例外。我至今都难忘琴房大楼里那种空空荡荡的感觉，和那无边无际的单调的琴音。

而今，钢琴竟然普及了，小城竟有这么多学钢琴的孩子，竟有这么专业的钢琴教师。钢琴音乐会上，竟有世界级钢琴大师献艺，这个飞跃，对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，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。

音乐会结束之后，我将女儿送回家。开车出来，我不由自主地绕城转悠——穿过高新区，转过江北各个社区，开过城南大街小巷，我探着万家灯火，仔细聆听不同窗口里飘出的隐隐约约的钢琴声，那是万声齐颂的歌，是城市向现代文明大步迈进的标志性旋律。

我深深地陶醉在城市的琴音里。我开着车一圈一圈在城市里转，舍不得这琴音里的夜，舍不得这琴音里的城。最后，我缓缓开过汉江大剧院。这座地标性建筑，外形就是一架白色的钢琴，它巍然屹立在汉江北岸，似乎在日夜弹奏着城市的最强音。



秋韵红枫 陈均威/摄

瀛湖 第1372期

赶秋

汉滨 李玉恒

近一个月的雨隔断了夏天，天放晴的时候，这里已然是深秋了。

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地，良好的植被和丰富的水系，加上昼夜的温差，使得这里有近乎半天的云雾遮盖，太阳要在正午上下才出来。而太阳一旦挣脱出来，会很快驱散云雾，目之所及的一切就都亮堂起来了。汉江汛期刚过，江水饱满，浅处的鹅卵石历历可见，城市的全貌一览无余。山环抱着，水依偎着，澄明且安静。一群鸽子从老城一处院子的檐角飞起，细心的话，能数得清有几只白鸽，几只灰鸽。

朋友说，这好天气适合转转的，要不然今年的秋天就过去了。于是，我们轻车简从，选定北山茨沟为目的地，去赶赶秦岭南麓的秋天。

年过五十的时候学会了驾车，很为自己自豪，不然哪有这说走就走的出行。越往山里走，山的颜色越是斑斓，从青黄相间，到红黄相衬，再到满山红遍，正是欣赏红叶的好时光呢。秦岭是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，植被丰富。到这个时候，气温下降，耐寒的松柏保持着深绿，一些阔叶乔木和灌木，被抽去了叶绿素，慢慢变黄变红，倒显出比青绿更美的娇艳来。

从山下到山顶，像有一支画笔在涂抹：山下浓黑的绿，山腰扎着红黄的带子，山顶一片绯红，在秋天的照射下，每一片林，每一棵树，甚至是一片叶子，都透着亮亮；几家农舍白墙黑瓦，点缀在这彩色当中，增加了山色的灵气。这些，很适合用水彩表现，才能绘出每一种颜色的过渡和透亮来。

当地政府用这资源办起了“红叶节”，到处都是“游红叶溪谷品茨沟豆腐”的宣传口号，还规划了几条上好的路线。我们选择了往瓦铺的方向，据说这是旧时候的盐道，那些贩夫走卒就是沿着这条山道，从安康到省城一趟往返半个月，挣着生活，也踏出一条关中与陕南的生命线。所以，沿途能够看到一些维系商道的影子，听到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，尤其和一些老人攀谈起来，那眉宇间的自豪让人感慨。一个时代人有一个时代人的骄傲，这些失去风华的老人们，他们和满山的秋色一起，丰实着对秋天的理解——可不都是一种时光的沉淀嘛，只不过一种是累月，一种是经年。



童年的冰壶运动

汉滨 任紫安

我是在汉水边的白河县长大的，五十多年前的汉水流域四季分明，春天的花季，夏天的酷暑，秋天的果红，冬天的冰雪。童年的我们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玩法，各种玩法都有各自的趣味，特别是在冬季，汉水河畔冰雪上的冰壶运动是最有趣的。

20世纪60年代的白河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贫穷落后，各个家庭几乎没有厕所。那时候，每个孩子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上学，而是到河边洗夜壶。孩子们几乎是同时起床，呼朋唤友一起在河边洗夜壶，再一同上学读书。

到了冬天，汉水河畔的沙滩上积起一层厚厚的白雪，河边结着厚厚的冰，一不小心就会重重地摔上一跤，夜壶在冰雪上滑行很远。这意外激发了孩童的灵感，在冰面上比一比，看看谁的夜壶滑得更远，输了的要在第二天帮赢了的洗夜壶。游戏在河畔玩伴中传播推广，有的从小受家庭溺爱不倒夜壶的独生子，也在家里哭闹着要上夜壶，加入早起倒夜壶的队伍中，一起玩冰雪上滑夜壶比赛的游戏。

学校放寒假是冬季最寒冷的时候，也是河畔沙滩上积雪最厚，河边结冰最实的时候。上至探马沟，下到小河口，几千米河冰面上几百个孩子在冰雪上滑冰壶比赛。小孩子在大孩子的带领下，分院落、路段组队比赛：水文站、探马沟、上河街、二完小、吴家院子、铁皮社、照相馆、翠花坡、桥儿沟、红心桥、阿家道子、油脂公司、下河街、竹木器社、清风沟、小河口等十多个儿童冰壶队。在那缺吃少穿的时代，我们靠游戏玩耍御寒，没有奖品，只有快乐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清洁式冲水厕所走进了每个家庭，冰雪上滑夜壶游戏也就从白河县消失了。

太阳静静照着

郝壮壮

天宇澄澈，一片蔚然，无云，无霞，亦无一缕杂尘。阳光如金色的水一般无声无息地流下来，整个世界沐浴在无边无垠的煦暖和璀璨中。风徐徐吹过耳畔，间或几声鸟鸣，如风铃般清脆，悦耳恬心。鸟鸣与风声，一个佝偻着背的枯瘦男人立在门口，太阳静静照着，照得他一身光亮，不辨面容，唯一个灿金的轮廓，镶在门框上。

他是我父亲的哥哥，亲哥哥。我的亲伯伯。

他又走进了两步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。他老了，比我上次见他时，要老了许多。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点儿水色，满是深褐色的褶皱，褶皱是干枯的，黯淡的，于是整张脸，仿佛是一张枯槁的树皮。树皮下是他因瘦弱而凸出的脸骨勾勒出的年轮，一圈一圈，细镌着过往岁月的艰苦。他的背因常年的负重而变形，四肢又瘦长，走起路来总会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卡夫卡笔下那只由人变作的甲虫。只是与甲虫不同的是，他连走路，都感觉像是饱受折磨。

“看！豆腐！”他枯黯的脸上浮出一缕笑容，笑得似乎很很疏，那感觉就像是太久没笑，那深刻岁月刀痕的脸已经忘记了如何去笑。

“听说你要来，我专门买了两元钱的豆腐。够咱俩吃好几顿了。”他又补了一句。

我回忆起上次见他时，他也是买豆腐招待我。其时，我非常不解，为没有吃到心中期待的肯德基或麦当劳之类的食品而略有愤然，那日返家后，极为不悦地向父亲提及他的豆腐，父亲听后一脸茫然：“你二伯伯现在吃一顿豆腐，是很不容易的呀！”那声“呀”，拖得很长很长，直至今日，我每每看到豆腐，都会想起那声长长的叹息。

他排行老二，父亲排行老五。他与父亲都生得面黑，因而在故乡有“黑二”“黑五”的诨号。如今父亲的面色因生活的调养已逐渐变白，只他一人还坚守着“黑二”的称呼。他更黑了，不只是脸，他那双指甲短，关节突出的受苦人特有的大手，也是漆黑一般。如今立在阳光下，墨汁色的手指提着白云色的豆腐，被透明的食品袋将阳光一映射后，白愈显其白，黑更增其黑，他的笑容在阳光静静照着的黑与白之间盛开，似一朵识遍人间黑白后淡然的莲花。

二伯伯真的是识遍黑白。他年轻时，被村中恶霸强取豪夺，几亩薄田尽丧；后来外出务工，多年异地漂泊不得回家，不仅人饱受颠沛之苦，家中旧屋也被旁边养猪的邻居搞得污秽不堪。妻子逝时，四女一子尚嗷嗷待哺，目不识丁，身无长技的他历尽千辛万难，将他们一个个拉扯大，可他们却无一考上大学，全都走上了他走的那一条劳苦的人生路。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。在他遍尝人生苦楚后，他的儿女们一个个都有了工作，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房虽不大，但足以安放苦瓜形状的灵魂。

只是生活仍然很难，虽然已经变好了很多。虽然生活依旧很难，但他已逐渐笑出了声，并愈笑愈大声。

这不？你听——他又开始笑了，他站在厨房窗台拾掇新买回来的豆腐，一面摆弄，一面和我说话。他的脸上还是我初进门看到的那抹既暗又亮的笑容，但笑得很熟稔。我想，他从来就没有对笑生疏，只是我太久没见他，误解了他。

金色的风顺着窗子流淌进来，几家归巢雀鸟的啼鸣在他肩膀上小浪花般盛开，阳光静静地照着，照着他黝黑的眼，照着他脸上的笑，也照着他生命的黄昏和白云。